八編類纂

左編

君類

唐高祖

唐高祖李淵隴西成紀人也拜山西河東慰撫大使擊龍門賊母端兒射七十發皆中賊敗去而斂其尸以築京觀盡得其箭于其尸突厥犯塞與馬邑太守王仁恭擊之隋兵少不敵淵選精騎二千爲游軍居處飲食隨水草如突厥而射獵馳騁示以閒暇別選善射者伏爲奇兵虜見淵疑不敢戰淵乘而擊之突

厥敗走隋主以淵爲太原留守初淵娶竇毅女生四男建成世民玄霸元吉一女適柴紹世民聰明勇決識量過人見隋室方亂陰有安天下之志傾身下士散財結客咸得其歡心娶長孫晟女晟族弟右勳衛順德與右勳侍劉弘基皆避遼東之役亡命晉陽與世民善晉陽宮監裴寂晉陽令劉文靜相與同宿見城上烽火寂歎曰貧賤如此復逢亂離何以自存文靜笑曰時事可知吾二人相得何憂貧賤文靜見世民而異之深自結納謂寂曰此非常人豁達類漢高勇武同魏祖年雖少命世才也寂初未然之文靜坐

與李密連昏繫獄世民就省之文靜曰天下大亂非高光之才不能定也世民曰安知其無但人不識耳我來相省非兒女之情欲與君議大事也計將安出文靜曰今主上南巡江淮李密圍逼東都羣盜殆以萬數當此之際有真主驅駕而用之取天下如反掌耳太原百姓皆避盜入城文靜爲令數年知其豪傑一旦收集可得十萬人尊公所將之兵復且數萬一言出口誰敢不從以此乘虛入關號令天下不過半年帝業成矣是年羣盜起兵涿郡漳南竇建德稱長樂王魯郡徐元朗兵起李密擊敗東都兵稱魏公梁師都起兵朔方武威司馬李軌起兵河西稱涼王蕭銑起兵巴陵稱梁王世民笑

曰君言正合我意乃陰部署賓客淵不之知也世民恐淵不從久不敢言淵與裴寂友善文靜欲因寂開說乃引寂與世民交世民以其謀告之寂許諾會突厥寇馬邑淵遣高君雅與王仁恭拒之不利恐幷獲罪甚憂之世民乘間屏人說淵曰今主上無道百姓困窮晉陽城外皆爲戰場大人若守小節下有寇盜上有嚴刑危亡無日不若順民心興義兵轉禍爲福此天授之時也淵大驚曰汝安得爲此言吾今執汝告縣官世民徐曰世民覩天時人事如此故敢發言必欲執告不敢辭死淵曰吾忍告汝汝愼勿出口明

日世民復詵淵曰人皆傳李氏當應圖讖故李金才無罪一朝族滅大人設能盡賊則功高不賞身益危矣惟昨日之言可以救禍此萬全之策也願大人勿疑淵乃歎曰吾一夕思汝言亦大有理今日破家亡軀亦由汝化家爲國亦由汝矣先是裴寂以晉陽宮人侍淵至是淵從寂飲酒酣寂從容言曰二郎陰養士馬欲舉大事正爲寂以宮人侍公恐事覺并誅耳衆情已協公意何如淵曰事已如此當復奈何正須從之耳大理司直夏侯端謂淵曰今帝座不安參墟得歲必有眞人起于其分非公而誰乎司馬許世緒

司鎧武士彠前勲衛唐憲憲弟儉皆勸淵起兵時建成元吉尚在河東故淵遷延未發劉文靜謂裴寂曰先發制人後發制于人且公爲宮監而以宮人侍客公死可爾何誤唐公也寂懼甚屢趣淵起兵淵乃使文靜許爲敕書發太原西河鴈門馬邑民年二十爲兵東擊高麗由是人情恟恟思亂者衆馬邑太守王仁恭多受貨賂不能賑施郡人劉武周驍勇喜任俠爲校尉仁恭以其土豪甚親厚之令帥親兵屯閤下武周與仁恭侍兒私通恐事泄謀作亂先宣言曰今百姓饑饉僵尸滿道王府君閉倉不賑恤豈爲民父

厚之意乎、衆皆憤怒、武周稱疾臥家、豪傑來候問、武周椎牛縱酒、因大言曰、壯士豈能坐待溝壑、今倉廩爛積、誰能與我共取之、豪傑皆許諾、仁恭坐聽事、武周上謁、其黨隨入、升階斬仁恭、持其首出、徇郡中、無敢動者、於是發倉以賑饑民、馳檄境內屬城、皆下之、

劉文靜勸淵與突厥相結、資其士馬、以益兵勢、淵從之、自爲手啓、卑辭厚禮遺始畢、云欲舉義兵、迎主人復與突厥和親、若能與我俱南、願勿侵暴百姓、若但和親坐受寶貨、亦惟可汗所擇、始畢得啓、謂其大臣曰、隋主爲人、我所知也、若迎以來、必害唐公、而擊我

不可言

無疑矣苟唐公自爲天子我當以兵馬助之即命以此意爲復書使者七日而反將佐皆喜請從突厥之言淵不可曰諸君宜更思其次寂等乃請尊天子爲太上皇立代王爲帝以安隋室移檄郡縣改易旗幟雜用絳白以示突厥淵曰此可謂掩耳盜鈴然逼于時事不得不爾乃許之將軍士新集咸未閑習建成世民與之同甘苦遇敵以身先之至西河城下郡丞高德儒閉城拒守攻拔之執德儒至軍門世民數之曰汝指野鳥爲鸞以欺人主取高官吾興義兵正爲誅佞人耳遂斬之自餘不戮一人秋毫無犯各慰撫

使復業。遠近聞之大悅。建成等引兵還晉陽。往返凡九日。淵喜曰。以此行兵雖橫行天下可也。遂定入關之計。李淵自稱大將軍開府置官屬李密復取回洛

考淵亦自布作略非藝世民能事

倉突厥遣使送馬千匹詣淵爲互市許發兵送淵入關淵拜受書擇其馬之善者止市其半義士請以私錢市其餘淵曰虜饒馬而貪利其來將不已恐汝不能市也。吾所以少取者。示貧且不以爲急故耳當爲汝貰之。不足爲汝費也。淵命劉文靜使突厥請兵私謂文靜曰胡騎入中國生民之大蠹也吾所以欲得之者恐劉武周引之共爲邊患又胡馬行牧不費芻

衆聊欲藉之以爲聲勢耳。數百人之外無所用。時李密書來、望左提右挈、戮力同心、執子嬰于咸陽、殪商辛于牧野。淵得書笑曰。密妄自矜大、非折簡可致。吾方有事關中、若遽絕之、乃是更生一敵。不如卑辭推獎、以驕其志、使爲我塞成臯之道、綴東都之兵、我得專意西征、俟關中平定、據險養威、徐觀蚌鷸之勢、以收漁人之功、未爲晚也。乃復書曰、天生蒸民、必有司牧、當今爲牧、非子而誰。老夫年逾知命、願不及此。欣戴大弟、攀鱗附翼、惟暨早膺圖籙、以寧兆民。宗盟之長、屬籍見容、復封于唐、斯榮足矣。密得書甚喜、以示

裴立其大故諭世民一等

將佐曰唐公兒推天下不足定矣。自是信使往來不絕雨久不止淵軍中糧乏文靜未返或傳突厥與劉武周乘虛襲晉陽淵欲北還裴寂等亦以為不如還救根本更圖後舉世民曰今乘禾穀被野何憂乏糧老生輕躁一戰可擒李密顧戀倉粟未遑遠略武周與突厥外雖相附內實相猜武周雖遠利太原豈可近忘馬邑本興大義奮不顧身以救蒼生當先入咸陽號令天下今遇小敵遽已班師恐從義之徒一朝解體還守太原一城之地為賊耳何以自全建成亦以為然淵不聽促令引發世民將復入諫會淵已寢

孚意矣非大驚疾呼不得

不得入號哭在外聲聞帳中淵召問之世民曰今兵以義動進戰則克退還則散衆散于前敵乘于後死亡無日何得不悲淵乃悟曰軍已發奈何世民曰右軍嚴而未發左軍去亦未遠請自追之淵笑曰吾之成敗皆在爾惟爾所爲世民乃與建成分道夜追左軍復還既而太原運糧亦至八月雨霽淵趣霍邑恐老生不出建成世民曰老生勇而無謀以輕騎挑之理無不出淵然之乃與數百騎先至霍邑城東以待步兵使建成世民將數十騎至城下舉鞭指麾若將圍城之狀且詬之老生怒引兵三萬分道而出淵使

殷開山趣召後軍後軍至淵乃與建成陳于城東世民陳于城南淵建成戰小却世民與軍頭段志玄引兵馳下衝老生陳出其背老生兵敗墮壍劉弘基就斬之僵尸數里日已暮淵即命登城時無攻具將士肉薄而登遂克之至龍門劉文靜以突厥兵五百人馬二千匹來會淵喜其緩謂文靜曰吾西行及河突厥始至兵少馬多皆君將命之功也河東縣戶曹任瓌說淵曰關中皆企踵以待義兵瓌久在馮翊知其豪傑請往諭之必從風而靡義師自梁山濟河指韓城逼郃陽蕭造文吏必望塵請服孫華之徒皆當遠

迎然後鼓行而進直據永豐雖未得長安關中固已
定矣淵悅至分陰以書招之華來見淵淵慰獎之以
任環爲招慰大使環說韓城下之裴寂曰屈突通擁
大衆憑堅城吾捨之而去若攻長安不克退爲河東
所踵腹背受敵此危道也不若先克河東然後西上
世民曰兵貴神速吾席累勝之威撫歸附之衆鼓行
而西長安之人望風震駭知不及謀勇不及斷取之
若振槁葉耳若淹留自弊于堅城之下彼得成謀修
備以待我坐費月月衆心離沮則大事去矣且關中
蜂起之將未有所屬不可不早懷也屈突通自守虜

耳不足爲慮淵兩從之留諸將爲河東自引軍而西京兆諸縣多遣使請降是時隋將王世充與李密相拒於洛陽李淵濟河遣建成守潼關世民徇渭北京兆內史衛文昇年老聞淵軍至憂懼成疾獨將軍陰世師郡丞骨儀奉代王侑乘城拒守淵進屯馮翊世民所至吏民及羣盜歸之如流世民收其豪俊以備僚屬營于涇陽勝兵九萬隰城尉房玄齡謁世民軍門世民一見如舊識署記室參軍引爲謀主淵命劉弘基殷開山分兵西略扶風有衆六萬世民軍令嚴整秋毫不犯遣使白淵請期赴長安淵命建成選倉

上精兵趣長安宮世民帥新附諸軍北屯長安故城延安上郡雕陰皆請降淵引軍西行所過離宮園苑皆罷之出宮女還其親屬十一月克長安代王左右奔散唯姚思廉侍側軍士將登殿思廉厲聲訶之曰唐公舉義兵匡帝室卿等毋得無禮衆皆愕然布立庭下淵迎王於東宮遷居大興殿後廳思廉扶王至閤下泣拜而去初淵起兵留守官發其墳墓毀其五廟至是衛文昇已卒執陰世師骨儀等十餘人斬之餘無所問遣屈突通至河東城下招堯君素君素曰公爲國大臣奈何負國更爲人作說客邪通慙而退

唐王淵遣使徇巴蜀下之武德元年三月宇文化及弑隋主於江都隋越王侗稱帝于洛陽隋以唐王爲相國唐王卽皇帝位改元武德時突厥強盛東自契丹室韋西盡吐谷渾高昌諸國皆臣之控弦百餘萬唐初起兵資其兵馬前後餉遺不可勝紀突厥恃功驕倨每遣使長安多暴橫唐主優容之薛仁杲之爲太子也與諸將多有隙及卽位衆心猜懼郝瑗哭舉而疾由是寖弱世民至高墌仁杲使宗羅睺將兵拒之世民堅壁不出諸將請戰世民曰我軍新敗士氣沮喪賊恃勝而驕有輕我心宜閉壘以待之彼驕我

奮可一戰而克也乃令軍中曰敢言戰者斬相持六
十餘日仁杲糧盡所部多降世民乃遣兵營于淺水
原以誘之羅睺大喜盡銳攻之數日世民度其疲謂
諸將曰可以戰矣使龐玉陳于原南羅睺并兵擊之
玉幾不能支世民乃引大軍自原北出其不意自帥
驍騎數十陷陳羅睺軍潰世民帥騎二千追之竇軌
叩馬苦諫世民曰破竹之勢不可失也遂進圍之仁
杲將士多叛計窮出降得其精兵萬餘人諸將皆賀
因問曰大王一戰而勝既舍步兵又無攻具直造城
下衆皆以爲不克而取之何也世民曰羅睺所將皆

隴外驍將悍卒吾特出其不意而破之斬獲不多若緩之則皆入城仁果撫而用之未易克也急則散歸隴外折墌虛弱仁果破膽不暇為謀此吾所以克也衆皆悅服世民所得降卒悉使仁果兄弟及羅睺等將之與之射獵無所疑間賊畏威銜恩皆願效死師還長安斬仁果于市唐以世民為陝東大行臺蒲州及河北兵馬並受節度堯君素守河東唐遣獨孤懷恩攻之不下招之不從遣其妻至城下謂之曰隋室已亡君何自苦君素曰天下名義非婦人所知引弓射之應弦而倒君素志在守死謂將士曰吾大義不

得不死必若隋祚永終天命有屬自當斷頭以付諸君持取富貴今城固糧足大事未可知不可横生心也久之食盡又聞江都傾覆左右殺君素以降別將王行本誅作亂者復乘城拒守懷恩引兵圍之初宇文化及遣使招隋幽州將羅藝藝曰我隋臣也斬其使爲煬帝發喪臨三日竇建德高開道各遣使追之藝曰二子皆劇賊耳唐公乃吾主也遂與漁陽上谷諸郡皆奉表降唐唐以爲幽州總管其將薛萬徹萬鈞亦皆授以官爵將王行本據蒲坂猶未下亦與武周相應關中震駭唐主曰賊勢如此難與爭鋒宜棄

大河以東謹守關西而已秦王世民請曰太原王業所基國之根本河東殷實京邑所資若舉而棄之臣竊憤恨假臣精兵三萬必平殄武周克復汾晉唐主于是發關中兵以益世民使擊武周是時竇建德克唐黎陽遂定衛滑兗等州王世充徇地至滑臺唐汴亳州降之世民引兵自龍門乘冰度河屯柏壁與金剛相持時河東州縣俘掠之餘未有倉廩人情恇擾聚入城堡徵斂無所得軍中乏食世民發教諭民民聞世民來莫不歸附至者日多然後漸收其糧軍食以充乃休兵秣馬令偏裨乘間抄掠大軍堅壁不戰

由是賊勢日衰世民嘗自帥輕騎覘敵騎皆四散世民獨與一甲士登丘而寢俄而賊兵四合初不之覺有蛇逐鼠觸甲士之面甲士驚寤遽白世民俱上馬馳百餘步爲賊所及世民以大羽箭射殪其驍將賊騎乃退唐將李孝基等攻賊黨呂崇茂于夏縣崇茂求救于金剛金剛遣其將尉遲敬德尋相將兵奄至虜孝基等敬德等將還世民遣殷開山等邀之于美良川大破之頃之敬德相潛引精騎援王行本於蒲坂世民自將步騎三千從間道趣安邑邀擊又大破之敬德僅以身免悉俘其衆復歸柏壁諸將咸請與

金剛戰世民曰金剛懸軍深入兵精將猛武周據太原倚金剛爲扞蔽金剛軍無積蓄以虜掠爲資利在速戰我閉營養鋭以挫其鋒分兵汾隰衝其心腹彼糧盡計窮自當遁去當待此機未宜速戰孝基謀逃歸劉武周殺之唐將攻王行本于蒲坂行本軍敗出降斬之是歲并楚夏定楊梁師都梁銑鄭梁法興吳凡九國定楊梁法興亡劉武周取唐長子壺關宋金剛戰屢敗食盡北走世民追及尋相於呂州大破之乘勢逐北一晝夜行二百餘里戰數十合總管劉弘基諫曰大王深入不愛身乎士卒饑疲侯兵糧畢集

討無有行乎

進未晚也世民曰金剛計窮而走衆心離沮必乘此勢攻敗之若更淹留使之計立備成不可復攻矣吾竭忠狥國豈愛身乎遂策馬而進追及金剛于鼠雀谷一日八戰皆破之俘斬數萬人世民不食二日不解甲三日矣軍中止有一羊與軍士分食之引兵趣介休金剛以衆二萬出西門背城布陳南北七里李世勣與戰小卻世民帥精騎擊之出其陳後金剛大敗斬首三千級金剛輕騎走世民追之數十里至張難堡浩州行軍總管樊伯通據堡自守世民免胄示之堡中喜譟且泣左右告以王二日不食獻濁酒脫

粟尉遲敬德收餘衆守介休世民遣任城王道宗往諭之敬德尋相舉介休降世民得敬德喜甚以爲統軍使將其舊衆八千與諸營相參屈突通慮其爲變告世民不聽劉武周聞金剛敗大懼棄并州走突厥金剛亦走突厥世民入并州武周所得州縣皆入于唐唐以唐儉爲并州道安撫大使李仲文爲總管未幾金剛謀走上谷突厥追獲腰斬之武周之南寇也其黨苑君璋諫曰唐主舉一州之衆直取長安所向無敵此乃天授非人力也晉陽以南道險懸軍深入無繼于後若進戰不利何以自還不如北連突厥

南結唐朝南面稱孤則為長策武周不聽留君璋守朔州及敗泣謂君璋曰不用君言至此久之謀亡歸馬邑事泄突厥殺之而使君璋統其餘衆後君璋降唐世民圍洛陽宮城城中守禦甚嚴大礮飛石重五十斤擲二百步八弓弩箭如車輪輻鏃如巨斧射五百步世民四面攻之晝夜不息旬餘不克城中欲翻城凡十三輩皆不果發而死旬餘不能克將士疲弊思歸劉弘基請班師世民曰東方已服洛陽孤城勢不能久功在垂成奈何棄之乃令軍中曰敢言班師者斬衆不敢復言唐主亦密敕世民使還世民遣使

彝曰世充智盡力竊克在朝夕唐主從之世民又遣
王君廓夜襲虎牢拔之王世充使說突厥頡利曰昔
啓民奔隋賴文帝之力有此牙今唐天子非文帝子
孫宜伐之以報文帝之德頡利然之唐主以中國未
寧待突厥甚厚而頡利求請無厭言辭驕慢至是寇
汾陰唐兵久圍洛陽城中乏食民食草木泥餅處者
相倚於道竇建德悉發孟海公徐圓朗之衆西救洛
陽兵號十萬軍于成皋之東原遣使與世充相聞先
是建德遺世民書請退軍潼關返鄭侵地復修前好
世民集將佐議之郭孝恪曰世充窮蹙垂將面縛建

德遠來助之此天意欲兩亡之也宜據武牢之險以扼伺間而動破之必矣記室薛收曰世充所將皆江淮精銳但乏糧食故為我持建德遠來兵亦精銳若縱之至北兩寇合從轉河北之粟以饋洛陽則戰爭方始混一無期今宜分兵守洛陽堅壁勿戰大王親帥驍銳先據成皐以逸待勞決可克也建德既破世充自下不過二旬兩主就縛矣世民善之世民曰世充兵摧食盡上下離心不煩力攻可以坐克建德新破海公將驕卒惰吾據武牢扼其咽喉彼若冒險爭鋒吾取之甚易若狐疑不戰旬月之間世充自潰城

被兵彊氣勢自倍一舉兩克在此行矣若不速進賊入武牢諸城新附必不能守兩賊併力其勢必彊何弊之承吾計決矣通等又請解圍據險以觀其變世民不許中分麾下使通等副齊王元吉圍守東都世民將驍勇三千五百人東趣武牢時正晝出兵歷北邙抵河陽趨鞏而去王世充登城望見莫之測也竟不敢出癸未世民入武牢甲申將驍騎五百出武牢東二十餘里覘建德之營緣道分留從騎使李世勣程知節秦叔寶將之伏於道傍纔餘四騎與之偕進世民謂尉遲敬德曰吾執弓矢公執槊相隨雖百萬

衆。若我何又曰賊見我而還上策也去建德營三里所建德遊兵遇之以爲斥候也世民大呼曰我秦王也引弓射之斃其一將建德軍中大驚出五六千騎逐之從者咸失色世民曰汝第前行吾自與敬德爲殿於是按轡徐行追騎將至則引弓射之輒斃一人追者懼而止止而復來如是再三每來必有斃者世民前後射殺數人敬德殺十許人追者不敢復逼世民逡巡稍却以誘之入于伏內世勣等奮擊大破之斬首三百餘級獲其驍將殷秋石瓚以歸秦王世民遣王君廓將輕騎千餘抄其糧運又破之諜者告曰

建德伺唐軍芻盡牧馬於河北將襲武牢五月秦王世民北濟河南臨廣武察敵形勢因留馬千餘匹牧于河渚以誘之夕還武牢己未建德果悉衆而至自板渚出牛口置陳北距大河西薄汜水南屬鵲山亘二十里鼓行而進諸將皆懼世民將數騎升高丘以望之謂諸將曰賊起山東未嘗見大敵今度險而囂是無紀律逼城而陳有輕我心我按兵不出彼勇氣自衰陳久卒饑勢將自退追而擊之無不克者與公等約甫過日中必破之矣建德意輕唐軍遣三百騎涉汜水距唐營一里所止遣使與世民相聞曰請選

銳士數百與之劇世民遣王君廓將長槊二百以應
之相與交戰乍進乍退兩無勝負各引還王琬乘隋
煬帝驄馬鎧仗甚鮮迥出陳前以誇衆世民曰彼所
乘真良馬也尉遲敬德請往取之世民止之曰豈可
以一馬喪猛士敬德不從與高甑生梁建方三騎直
入其陳擒琬引其馬而歸衆無敢當者世民使召河
北馬待其至乃出戰建德列陳自辰至午士卒饑倦
皆坐列又爭飲水逡巡欲退世民命宇文士及將三
百騎經建德陳西馳而南上戒之曰賊若不動爾宜
引歸動則引兵東出士及至陳前陳果動世民曰可

繫矢將河渚馬亦至乃命出戰世民帥輕騎先進大軍繼之東涉汜水直薄其陳建德羣臣方朝謁唐騎猝來朝臣趨就建德建德召騎兵使拒唐兵騎兵阻朝臣不得過建德揮朝臣令却進退之間唐兵已至建德窘迫退依東陂竇抗引兵擊之戰小不利世民帥騎赴之所向皆靡淮陽王道玄挺身陷陳直出其後復突陳而歸再入再出飛矢集其身如蝟毛勇氣不衰射人皆應弦而仆世民給以副馬使從已于是諸軍大戰塵埃漲天世民帥史大柰程知節秦叔寶宇文歆等捲旆而入出其陳後張唐旗幟建德將士

顧見之大潰追奔三十里斬首三千級建德中槊竄匿於牛口渚車騎將軍白士讓楊武威逐之建德墜馬讓技槊欲刺之建德曰勿殺我我夏王也能富貴汝武威下擒之載以從馬來見世民世民讓之曰我討世充何預汝事建德曰今不自來恐煩遠取建德將士皆潰去俘獲五萬人世民即日散遣使歸鄉里遂囚建德至洛陽城下以示世充世充乃素服帥太子羣臣三千餘人詣軍門降于是部分諸軍先入洛陽禁止侵掠世民乃入宮城命房玄齡收隋圖籍蕭瑀封府庫收金帛頒賜將士收段達單雄信朱粲等

十餘人斬之蘇威請見稱老病不能拜世民遣人數之曰公隋室宰相危不能扶使君弑國亡見李密王世充皆拜伏舞蹈今旣老病何勞相見世民觀隋宮殿歎曰逞侈心窮人欲無亡得乎命撤端門樓焚乾陽殿毁則天門闕廢諸道場建德餘衆與裴矩奉建德妻曹氏及傳國八璽請降于唐世充弟世辦亦以徐宋等三十八州請降淮安王神通又徇下山東三十餘州世充建德之地悉平秦王世民至長安獻俘太廟赦王世充斬竇建德是年杜伏威執李子通送長安冬十月特置天策上將以授秦王世民世民開

舘延文學之士李孝恭李靖伐梁梁主銑降以歸殺之、竇建德故將劉黑闥起兵漳南、據洺州、盡有建德故道、徐圓朗舉兵于兗州、應劉黑闥、幽州饑、李藝告糴于高開道、許之、藝發三千人車數百乘騾馬千匹往受粟、開道悉留之、告絕于藝、復稱燕王、北連突厥、南與劉黑闥相結、恒定幽易咸被其患、五年世民軍至獲嘉、黑闥棄相州、世民取之、進軍肥鄉、列營洺水上以逼之、李藝以兵數萬來會、黑闥自將拒之、遣兵擊藝于鼓城、大敗、洺水人據城來降、世民遣王君廓守之、黑闥引兵還攻甚急、世民三引兵救之、不得進、

恐君廓不能守羅士信請代君廓守之世民登城西
南高冢以旗招君廓君廓突圍而出士信乘之入城
黑闥晝夜擊攻會大雪救兵不得往凡八日城陷黑
闥素聞其勇欲生之士信辭色不屈乃殺之世民復
拔洺水與藝營於洺水之南黑闥數挑戰世民不應
李世勣逼其營黑闥運糧水陸俱進程名振邀之沉
其舟焚其車相持六十餘日世民度黑闥糧盡必來
決戰乃使人堰洺水上流黑闥果帥兵萬人渡洺水
壓唐營而陳世民自將精騎擊破之黑闥帥衆殊死
戰自午至昏戰數合黑闥勢不能支遂先遁餘衆猶

格戰、守吏決堤水大至、衆遂潰、黑闥等奔突厥、山東悉平、巳而黑闥復引突厥入寇、爲其下所執、以降斬之、馮盎以所部嶺南八州來降、秦王世民討徐圓朗、圓朗走死、其地皆平、幽州總管李藝來朝、突厥數爲邊患、六年并州長史竇靜表請于太原置屯田以省餽運、朝議不合、靜切論不已、徵靜入朝與裴寂等議于唐主前、寂等不能屈、乃從靜議、歲收數千斛、秦王復、請增置屯田於并州、從之、七年漁陽高開道見天下皆定、欲降、自以數反覆不敢、其將卒咸有離心、劉道選勇敢數百人謂之假子、常直閤下、使其將張金

與光武厭兵異

樹領之金樹道人入與假子遊戲因潛斷其弓弦竊其刀槊以出乃帥其黨攻開道假子將禦之弓弦皆絕刀槊皆失爭出降開道知不免乃自殺金樹悉收假子斬之遣使來降詔以其地爲媯州世民即位放宮女三千餘人突厥入寇至便橋上親禦之突厥請盟而退上曰引諸衛將卒數百人習射顯德殿諭之曰朕不使汝曹穿池鑿苑專習弓矢閑居則爲汝師禦寇則爲汝將庶幾中國之民可以少安上曰王者至公無私故能服天下之心設官分職以爲民也當擇賢才而用之豈以新舊爲先後哉必也新而賢舊

而不肖。安可捨新而取舊乎。今不論其賢不肖。而直
言差怨。豈爲政之體乎其後或請追秦府舊兵入宿
衞者上曰朕以天下爲家。惟賢是與豈舊兵之外、皆
不可信者乎。汝之此意。非所以廣天下也、

唐太宗　中宗　玄宗　文宗　昭宗

太宗貞觀元年制。諫官。隨宰相入閣議事。命京官五
品以上更宿中書內省數延見問民疾苦政事得失。
無忌與上爲布衣交加以外戚有佐命功上委以腹
心欲相者數矣皇后固請曰妾備位椒房貴寵極矣
誠不願兄弟執國政呂霍上官可爲切骨之戒上不

聽卒用之上以瀛州刺史盧祖尚廉平公直欲遣鎮撫交趾祖尚既謝而復悔之以疾辭上遣杜如晦等諭旨祖尚固辭上大怒曰使人不行何以爲政命斬于朝堂尋悔之以王珪爲侍中故事軍國大事則中書舍人各執所見雜署其名謂之五花判事中書侍郎中書令省審之給事中黃門侍郎駁正之至是上謂珪曰國家本置中書門下以相檢察正以人心所見互有不同苟論難往來務求至當舍己從人亦復何傷比來或護己短遂成怨隙或避私怨知非不正順一人之顏情爲兆民之深患此乃亡國之政煬帝

夫矢德何取乎納諫

日各執所見非直副押名

之世是也又謂侍臣曰中書門下機要之司詔敕有不便者皆應論執比來唯睹順從不聞違異若但行文書誰不可爲何必擇才也玄齡等皆頓首謝上曰爲朕養民者惟在都督刺史朕嘗疏其名于屏風坐臥觀之得其在官善惡之迹皆注于名下以備黜陟縣令尤爲親民不可不擇乃命五品以上各舉堪爲縣令者以名聞詔自今奴告主者斬之上遣使至涼州涼州都督李大亮有佳鷹使者諷使獻之大亮密表曰陛下久絕畋游而使者求鷹若陛下之意深乖昔旨如其自擅乃是使非其人上恍手詔褒美賜以

荀悅漢紀。濮州刺史龐相壽坐贓免上以其秦府舊人復其官魏徵曰秦府左右甚多若人人皆恃恩私則爲善者懼矣上悅謂相壽曰我昔爲秦府主今爲天下主不得獨私故人賜帛遣之相壽流涕而去修洛陽宮張玄素諫曰洛陽未有巡幸之期而預修宮室非今日之急務也且陛下初平洛陽凡隋宮室宏侈者皆令毀之曾未十年復加營繕何前日惡之而今日效之也陛下役瘡痍之民襲亡隋之弊恐又甚于煬帝矣上謂玄素曰然則何如桀紂對曰若此役不息亦同歸於亂耳上歎曰吾思之不熟乃至于是

顧謂房玄齡曰玄素所言有理可即罷之後以事至洛陽雖露居亦無傷也乃賜玄素絹二百匹除鞭背刑上讀明堂針灸書云人五臟之系咸附于背故有是命以金帛賜突厥贖男女八萬口遣使詣高麗葬隋戰士河內人李好德有心疾爲妖言大理丞張蘊古案之奏好德實被疾不當坐治書侍御史權萬紀奏蘊古相州人而好德兄厚德爲其刺史故蘊古阿意縱之上怒斬之既而悔之因詔自今有死罪雖令即決仍三覆奏乃行刑萬紀與御史李仁發俱以告訐有寵大臣數被譴怒魏徵諫曰此等小人不識大

體以許爲直以讒爲忠挾恩依勢逞其奸謀凡所彈
射皆非有罪陛下奈何昵姦以自損乎上默然旣而
萬紀等皆得罪魏徵欲上偃武修文每侍宴見七德
舞輒俛首不視見九功舞則諦觀之縱囚三百九
十人還家復來歸獄詔赦之治書侍御史權萬紀上
言宣饒銀大發采之歲可得數百萬緡上曰朕貴爲
天子所乏者非財也但恨無嘉言可以利民耳與其
得數百萬緡何如得一賢才卿未嘗進一賢才而專
言銀利昔堯舜抵璧于山投珠于谷漢桓靈乃聚錢
爲私藏卿欲以桓靈待我耶是日黜萬紀使還家上

獵洛陽苑有羣豕突出前及馬鐙唐儉投馬搏之上拔劍斬豕顧笑曰天策長史不見上將擊賊耶何懼之甚對曰陛下以神武定四海豈復逞雄心于一獸上恍爲之罷獵初頡利可汗之弟結社率入朝爲中郎將久不進秩陰結故部落四十餘人作亂夜襲御營折衝孫武開等帥衆奮擊久之乃退馳入御廐盗馬北走追獲斬之結社率之反言事者多云突厥留河南不便上乃賜懷化郡王阿史那思摩姓李氏立以爲可汗賜之鼓纛使帥其種落還舊部突厥咸悍薛延佗不肯出塞上賜薛延佗璽書言前破突厥止

爲頡利一人爲百姓害實不貪其土地今使還其故國爾薛延佗受冊在前突厥受冊在後當以先後爲大小各守土疆毋或踰分其有故相抄掠我則發兵往問其罪薛延佗奉詔于是遣思摩帥所部建牙于河北遣趙郡王孝恭齎冊書築壇于河上而立之上謂侍臣曰中國根幹也四夷枝葉也剖根幹以奉枝葉木安得滋榮先是許以公主嫁薛延佗延佗可汗夷男使其姪納幣獻羊馬契苾何力上言薛延佗不可與昏上曰吾許之矣可食言乎何力曰願敕夷男使親迎彼必不敢來則絕之有名矣上從之乃詔幸

靈州名眞珠可汗會禮眞珠欲行其臣曰不可往必不返眞珠曰天子聖明遠方朝服今親幸靈州以愛王妻我我得見天子死不恨矣又多以羊馬爲聘經沙磧耗死過半乃責以聘禮不備絕之褚遂良上疏薛延陀先無府庫至是厚斂諸部以充聘財諸部怨叛薛延陀由是遂衰高麗泉蓋蘇文弑其王建武上曰蓋蘇文弑其君而專國政誠不可忍以今日兵力取之不難但不欲勞百姓吾欲且使契丹靺鞨擾之何如長孫無忌曰蓋蘇文自知罪大畏討必嚴設守備陛下姑爲之隱忍彼得自安必更驕惰討之未

覽也上曰善于是遣使持節册命高藏爲遼東郡王

上嘗謂褚遂良曰卿知起居注所書可得觀乎對曰史官書人君言動備紀善惡庶幾人君不敢爲非未聞自取而觀之也上曰朕有不善卿亦記之耶對曰臣職當載筆不敢不記劉洎曰借使遂良不記天下亦皆記之矣上又謂監修國使房玄齡曰朕之心異于前世帝王所以欲觀國史葢欲知前日之惡爲後來之戒耳公可撰次以聞諫議大夫朱子奢上言陛下獨覽起居於事無失若以此法傳示子孫或有飾非護短史官不免刑誅則莫不順旨全身千載何所

信乎上不從玄齡乃與給事中許敬宗等刪爲高祖
今上實錄書成上之上見書六月四日事語多微隱
謂玄齡曰昔周公誅管蔡以安周季友鴆叔牙以存
魯朕之所爲亦類是耳史官何諱焉卽命直書其事。
新羅遣使言百濟與高麗連兵謀絕新羅朝貢之路
乞兵救援上遣使齎璽書諭之蓋蘇文不奉詔使還
上欲自討之羣臣諫皆不聽十八年帝如洛陽命房
玄齡留守以張亮李世勣爲行軍大總管下詔諭天
下親征高麗突利可汗有衆十萬數被薛延陀攻伐
不能御其衆悉南渡河請處于勝夏之間上許之羣

臣皆曰陛下方遠征遼左而置突厥于河南距京師不遠豈得不爲後慮願留鎭洛陽遣諸將東征上曰夷狄亦人耳情與中夏不殊以德治之則可使如一家且彼不非走薛延陀而南歸我其情可見矣突利既失衆輕騎入朝上以爲武衛將軍十九年春正月帝發洛陽李世勣等拔蓋牟等城以所克高麗城置遼州巖州攻安市城不下詔班師還師渡遼暴風雪士卒沾濕多死者凡征高麗拔十城徙遼蓋巖三州戶口入中國者七萬人新城建安駐蹕三大戰斬首四萬餘級戰士死者幾二千人戰馬死者什七八上

以不能成功深悔之歎曰魏徵若在不使我有是行

也命馳驛祀徵以少牢名其妻子詣行在勞賜之初

上東行謂劉洎曰我今遠行爾輔太子安危所寄宜

深識我意對曰願陛下無憂大臣有罪者臣謹即行

誅上以其妄恠之及上還不豫洎色悲懼謂同列曰

疾勢如此聖躬可憂或譖於上曰洎言國家不足憂

但輔幼主行伊霍故事大臣有異志者誅之自定矣

上以爲然詔賜自盡二十年遣大理卿孫伏伽等以

六條巡察四方高麗王藏及莫離支蓋金遣使謝罪

并獻二美女金印蘇文也上以師還之後金益驕恣

表辭說誕待唐使者倨慢屢違詔攻新羅詔勿受其朝貢復議討之時李世勣擊降薛延陀回紇諸部皆來朝請吏詔以爲六府七州各以其酋長爲都督刺史各賜金繒遣之諸酋長奏請以回紇以南突厥以北開一道謂之參天可汗道置六十八驛上許之始以左丘明等二十二人從祀孔子上將復伐高麗朝議以爲高麗依山爲城攻之不可卒拔前大駕親征國人不得耕種大半乏食今若遣偏師更迭擾其疆埸使彼疲於奔命釋耒入堡數年之間千里蕭條則人心自離鴨綠以北可不戰而取矣上從之遣牛進

達李世勣水陸並進以討之李素玄爲瀚海都護統瀚海等五府皋蘭等七州初羣臣集上文章上曰朕之辭令有益于民者史皆書之足爲不朽若其無益集之何用梁武帝父子陳後主隋煬帝皆有文章何救于亡人主患無德政文章何爲遂不許太白晝見史占云女主昌民間又傳秘記云唐三世之後女主武王代有天下上惡之以武衛將軍李君羡小名五娘而官稱封邑皆有武字出爲華州刺史御史復奏君羡謀不軌上遂誅之上嘗密問太史令李淳風秘記所云信有之乎對曰臣仰稽天象俯察曆數其人

已在宮中自今不過三十年當王天下殺唐子孫殆盡其兆既成矣中宗始卽位之初過寵后父因大臣切諫有不道語爲母所廢流離艱苦困心衡慮贏十五年及其正位昏愚之態又甚於前縱焰妻之煽黨信妖女之橈權姦惡日滋淫穢彰聞尊寵三思而武氏再得志矣貶損譙王而愛子亦不保矣竄殺五王而功臣俱罹禍矣用斜封墨敕而賄賂旁午殺韋月將斥宋璟尹思貞而忠言雍底甚者御黎園幸隆慶池幸玄武門觀宮女拔河召近臣入閤守歲觀燈於市里迹中宗之一身始爲母所廢終爲妻所殺而四

子皆不得其死嗣亦不傳豈天穢其德而絕之耶韋后既酖中宗立溫王重茂韋后攝政相王子隆基舉兵誅后廢重茂奉父相王立之

玄宗隆基睿宗第三子封臨淄王玄宗母昭成竇后凡二人長宋王憲次撝初睿宗將立太子以憲最長而平王隆基有功疑不能決憲辭曰國家安則先嫡長危則先有功苟違其宜四海失望臣死不敢居平王之上大臣亦多言平王功大宜立上從之凡鎮兵四十九萬人馬八萬餘匹開元之前每歲供邊兵衣糧費不過二百萬天寶之後益兵浸多每歲用衣千

二十萬匹䌷百九十萬斛公私勞費民始困苦矣昔也圖無逸今也圖山水昔也焚錦繡今也供織錦昔也天樞石臺之室毀今也金仙玉真之役興嬖妃子而飲鴆以爲甘寵胡雛而養虎以爲玩三子無罪一日殺之（殺太子瑛鄂王瑤光王琚）而父子之恩乖十年子婦一朝奪之（乙亥冊爲壽王妃乙酉爲貴妃）而夫婦之倫亂罷張九齡相李林甫殺周子諒而君臣之義缺此三者人道之大綱也三綱絕矣其能有天下乎至于久任邊將而貽唐世藩鎮之禍用高力士而貽唐世宦官之禍開兩鉅釁迄以亡唐益可歎矣

文宗昂穆宗第二子封江王初劉弘逸薛季稜有寵於文宗仇士良惡之上之立非二人及宰相意故楊嗣復李珏既罷士良屢譖弘逸等勸上除之於是賜二人死仍遣中使就誅嗣復及珏杜悰奔馬見宰臣李德裕曰天子年少新即位茲事不宜手滑德裕乃與崔珙陳夷行三上奏曰德宗疑劉晏動搖東宮而殺之中外咸以為冤兩河不臣者得以為辭德宗後悔錄其子孫文宗疑宋申錫交通藩邸竄至死既而追悔為之出涕嗣復等若有罪當先行訊鞫俟罪狀著白誅之未晚今遽遣使誅之人情震駭願開延英

賜對。遂入泣涕。極言。上命之坐者三。德裕等曰臣等願陛下免二人於死。勿使既死而衆以爲冤。今未奉聖旨。臣等不敢坐。久之。上乃曰特爲卿等釋之。德裕等躍下階舞蹈。上召升坐。歎曰朕嗣位之際。宰相何嘗比數李珏季稜志在陳王。嗣復弘逸志在安王。陳王猶是文宗遺意。安王則專附楊妃。爲使安王得志。朕那復有今日。德裕等曰玆事曖昧。虛實難知。遂追還二使。更貶嗣復等。

昭宗傑懿宗第七子。僖宗之弟也。帝有英氣。銳然有恢復先烈之志。然當其時。姦臣擅政。藩鎮跋扈。天下

之蠹鴟張蟠結而不可解一時才臣竭忠排難僅有杜讓能一人而宦者楊復恭之徒方且恃功驕恣自號爲定策國老斥帝爲門生疾成膏肓不可救藥終貽兵交闕庭矢及御衣漂泊莎城流寓華陰幽辱東内劫遷岐陽遣使告難四方不聞一人惻然赴難者事勢至此瓦解土崩不復有唐之天下矣

宋太祖　仁宗

宋太祖趙匡胤涿州人後唐明宗天成元年於宮中焚香祝天曰某本胡人因亂爲衆所推願天早生聖人以爲生民主明年丁亥帝應期生於洛陽夾馬營

妙用

言道天子之言故足攬失

唐主畏匡胤威名用間于世宗遣使遺匡胤書饋白金三千兩匡胤悉輸之內府間乃不行攬轡誓諸將曰汝等自貪富貴立我爲天子能從我命則可不然我不能爲若主也皆下馬曰願受命匡胤曰太后主上我北面事者不得驚犯公卿皆我比肩不得侵凌朝市府庫不得侵掠用命有重賞違不汝貰也皆應曰諾遂肅隊而行贈周韓通爲中書令欲加王彥昇擅殺之罪羣臣以建國之始乞貫之太祖猶怒故終身不得節鉞舊制宰相上殿命坐而議大政其進擬差除但入熟狀畫可降出奉行而已質等自以周朝

舊臣稍存形跡且傳主英虜乃請用劄子面取旨退各疏其事同例書字以誌帝從之坐論之禮遂廢帝遣使加昭義節度使李筠中書令使者至潞州筠欲拒之賓佐切諫乃延使者置酒既而取周太祖畫像懸於壁涕泣不已賓佐惶駭告使者曰令公被酒失其常性幸勿爲訝筠長子守節泣諫筠不聽帝手詔慰撫且召守節爲皇城使北漢主鈞聞之乃以蠟書結筠同舉兵及守節至汴筠遂起兵令幕府爲檄數來王罪執監軍周光遜等送于北漢以求濟師又遣人殺澤州刺史據其城北漢主自帥兵赴筠筠迎謁

守信等與筠合趙氏危矣其禍氏之甚孝饕哉

于太平驛言受周太祖恩不敢愛死北漢主與周世讎不悅其語因使其宣徽使盧贊監其軍筠見漢兵弱少而贊又來監心甚悔之謀多不協乃留守節守潞而身引衆南向北漢主聞贊與筠異復遣其平章事衛融和解之帝遣石守信高懷德慕容延釗王全斌分道擊之仍敕守信等曰勿縱筠下太行急引兵扼其隘破之必矣守信等敗筠兵于長平遷周六廟于洛陽仍命郭玘以時享祀帝自帥大衆討筠山路險峻多石帝先於馬上負數石將士因爭負之即日平爲大道遂與守信等會大敗筠衆于澤州南殺盧

賛筠走保澤州宋列柵圍之馬全義帥敢死士數十人攀堞而上遂入其城筠赴火死獲衛融融請死帝怒以鐵檛擊其首流血被面融呼曰臣得死所矣帝曰忠臣也釋之以爲太府卿北漢主懼引師歸帝進攻潞州守節以城降帝釋其罪以爲單州團練使淮南節度使李重進周太祖之甥也與帝同事周室分掌兵柄常心憚帝及帝即位加重進中書令移鎮青州重進愈不自安陰懷異志及李筠舉兵重進遣親吏翟守珣往潞陰結筠守珣素識帝乃潛詣京師求見帝問曰我欲賜重進鐵券彼信我乎守珣曰重進

終無歸順之志帝厚賜守珣令說重進緩其謀無令二兇並作分我兵勢守珣歸勸重進未可輕發重進信之既而帝遣六宅使陳思誨賜之鐵劵重進欲治裝隨思誨朝汴左右沮之猶豫不決又自以周室懿親恐不得全遂拘思誨治城繕兵遣人求援于唐唐主以聞于帝帝遣石守信王審琦李處耘宋偓等分道討之趙普勸帝自行十月發汴十一月至廣陵即日拔之城將陷左右欲殺思誨重進曰吾將舉族赴火死殺此何益即盡室自焚思誨亦被害車駕入城戮同謀者數百人

初太祖加郭崇兼中書令崇在周

時爲成德軍節度使追感周室恩時復泣下監軍陳思誨密奏其狀因言常山近邊崇有異心宜謹備之太祖曰我素知崇篤于恩義蓋有所激發耳遣人覘之還言崇方對賓屬坐池潭小亭飲博城中晏然太祖笑曰果如朕言未幾來朝時命李重進爲平虜軍節度重進叛改命崇爲節制帝令諸軍習戰艦于迎鑾鎮唐主大恐遣使犒師且使其子從鎰朝于楊州唐臣杜著薛良以罪奔宋獻平南策帝怒其不忠斬著于蜀市配良廬州牙校遂還汴唐清源節度使留從効入貢翰林學士王著以酒失貶官帝謂宰相曰

深嚴之地當使宿儒處之范質等對曰竇儀清介重厚然已自翰林遷端明矣帝曰非斯人不可卿當諭以朕意勉令就職即日復入翰林帝嘗召儀草制至苑門儀見帝岸幘跣足而坐因卻立不肯進帝遽索冠帶而後召入儀曰陛下創業垂統宜以禮示天下恐豪傑聞而解體也帝斂容謝之自是對近臣未嘗不冠帶嘗彈雀於後苑或稱急事請見上亟見之其所奏乃常事爾上怒詰之對曰臣以爲尚急於彈雀上愈怒舉斧柄撞其口墮兩齒其人徐俯拾齒置懷中上罵曰汝懷齒欲訟我乎對曰臣不能訟陛下自

方田之役 公田之役 工興掃人反

當有史官書之也上悅賜金帛慰勞之初顛奸獵一日逐兎馬蹶墮地因引佩刀刺馬殺之旣而悔曰吾爲天下主輕事田獵又何罪馬哉自是不復獵建隆二年初周世宗末年嘗命官詣諸州度民田而使者多不稱至是帝謂侍臣曰度田蓋欲勸恤下民而敝愈甚今當精擇其人遂分遣常參官詣諸州尋詔州縣課民種植每縣定民爲五等第一種雜木百每等減二十爲差桑棗半之男女十歲以上種韭一畦闊十步長十步長吏以春秋巡視著爲令令州縣又置義倉官所收二税每一石別輸一斗貯之以備凶歉

制官官給事掖庭毋過五十人詔設通判于諸州以
分節度使之權又以常參官知縣事用趙普之言也
初置諸路轉運使節度防禦團練觀察使及刺史皆
不預簽書金穀之籍於是財利盡歸于上命諸州選
驍勇補禁旅遣禁旅分戍邊城以革藩鎮專兵之弊
既平荊湖西蜀收其金帛別爲內庫儲之號封樁庫
凡歲終用度之餘皆入之以爲軍旅饑饉之備帝嘗
諭近臣曰石晉割幽燕以賂契丹使一方獨限外境
朕憐之欲俟斯庫所蓄滿三五萬遣使謀於彼儻肯
以地歸于我則以此酬之不然朕當散滯財募勇士

以圖攻取也又嘗欲以白練易一州人首尋又鑿大池于京城南號講武池選精卒習戰池中帝嘗臨觀之契丹涿州刺史耶律琮貽書宋知雄州孫全興請通好全興以聞宋主命答書許之契丹乃遣使詣宋宋遣使報之澶淵既盟封禪事作祥瑞沓臻天書屢降導迎奠安一國君臣如病狂然吁可怪也他日修遼史見契丹故俗而後推求宋人之微意焉宋自太祖幽州之敗惡言兵矣契丹其主稱天其后稱地一歲祭天不知其幾獵而手接飛鳥或鷹鷂自投地皆稱爲天賜祭告而誇耀之意者宋之諸臣因知契丹

因悔澶淵爲孤注欲罪忌修故其餘月旬

之習又見其君有厭兵之意遂進神道設敎之言欲假是以動敵人之聽聞庶幾足以潛消其窺覦之志懈然不思修本以制敵又效尤焉計亦末矣仁宗以天書殉葬山陵嗚呼賢哉

仁宗在位四十二年之間吏治若媮惰而任事蔑殘刻之人刑法似縱弛而決獄多平允之士國未嘗無嬖倖而不足以累治世之體朝未嘗無小人而不足以勝善類之氣

經濟編

君類

君道

始生之者天地養成之者人也能養天之所生而勿攖之謂之天子天子之動也以全天氣故此官之所以自立也立官者以全生也今代之惑主多官而反以害生則失所以爲立之本矣草鬱則爲腐樹鬱則爲蠹人鬱則爲病國鬱則百惡並起危亂不禁所謂國鬱者主德不下宣人欲不上達也是故聖王貴

忠臣正士為其敢直言而決鬱塞也尅巳復禮賢良自至君耕后歷蚕蒼生自化由是言之剸賢良正可待不可求求得非賢也蒼生正可化不可刑刑行非理也堯舜有為人主之勤無為人主之欲故天下各得濟其欲有為人主之位無為人主之心故天下各得肆其心士有天下人愛之而主不愛者有主獨愛之而天下人不愛者用天下人愛者剸天下安用主獨愛者剸天下危人主安可以自放其愛憎哉由是重天下者當制其情所謂天下者謂其有奪屬物也所謂有邦國者謂其有人衆也夫國以人為本人安

制國安故憂國之主務求理人之術玉之所以難辨
者謂其有怪石也金之所以難辨者謂其有鍮石也
今夫以隼翼而被之鶡視不明者正以爲隼明者視
之乃鶡也今夫小人多誦經籍方書或學奇技通說
而被以靑紫章服使愚者聽聽而眎之正爲君子明
者聽而眎之乃小人也故人主誠明以言取人理也
以才取人理也以行取人理也人主不明以言取人
亂也以才取人亂也以行取人亂也夫聖人之用人
也貴耳不聞之功目不見之功口不可道之功而百
姓暢然自理矣若人主貴耳聞之功剸天下之人運

貨遂秘而市譽矣貴月見之功劘天下之人恢形異藝而爭進矣貴可道之功劘天下之人習舌調吻而飾辭矣使天下之人市譽爭進飾辭見達則政敗矣人主皆知鏡之明已也而惡士之明已也鏡之明已也功細士之明已也功大知其細失其大不知類矣于虖人主清心省事人臣恭儉守職太平立致矣而代主咸難之吾所不知也若人主方寸之地不明不斷劘天地之宜四海之內動植羣類咸失其道矣以耳月取人者官多而政亂以心慮取人者官少而政清是知循理之代務求不可見不可聞之材澆危之

代務取可闚可見之材于虛人主豈知哉以耳目取
人人皆數從（撲奔）以買譽以心慮取人人皆靜正以勤
德吏靜正以勤悳則不言而自化吏數從以買譽勦
刑之而不赛（畏） 代主豈不知哉（周亢倉楚一君道篇）
今人主有大患使賢者為之則與不肖者規之使知
者慮之則與愚者論之使脩士行之則與汙邪之人
疑之是猶立直木而恐其影之枉也故人主有私人
以金石珠玉無私人以官職事業是何也曰本不利
于所私也知隆禮義之為尊君也知好士之為美名
也知愛民之為安國也知有常法之為一俗也知尚

賢使能之爲長功也知務本禁末之爲多材也知無與下爭之爲便于事也知明制度權物稱用之爲不泥也是卿相輔佐之材未及君道也能論官此三材者是人主之道也（荀況君道篇）

昔者舜問于堯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堯曰吾不敖無告不廢窮民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婦人此吾所以用心已舜曰美則美也而未大也堯曰然則何如舜曰天德而出寧日月照而四時行若晝夜之有經雲行而雨施矣堯曰膠膠擾擾乎子天之合也我人之合也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而黃帝堯舜之所共美也

故古之王天下者奚為哉。天地而已矣莊周天道篇

是故君人也者無貴如其言臣人也者無愛如其力言下力上而臣主之道畢矣是故主晝之相守之相晝之官守之官晝之民役之則又有符節印璽典法筴籍以相揆也此明公道而滅姦偽之術也論材量能謀德而舉之上之道也專意一心守職而不勞下之事也為人君者下及官中之事則有司不任為人臣者上共專于上則人主失威是故有道之君正其德以蒞民而不言智能聰明智能聰明者下之職也所以用智能聰明者上之道也上之人明其道下之

君者以身下人亦有役之道其己以我役□也

人守其職上下之分不同任而復合為一體是故知善人君也身善人役也君身善則不公矣人君不公常惠于賞而不忍于刑是國無法也治國無法則民朋黨而下比飾巧以成其私法制有常則民不散而上合竭情以納其忠是以不言智能而順事治國患解大臣之任也不言于總明而善人舉姦偽誅視聽者衆也是以為人君者坐萬物之原而官諸生之職者也選賢論材而待之以法舉而得其人坐而收其福不可勝收也官不勝任奔走而奉其敗事不可勝救也而國未嘗乏于勝任之士上之明適不足以知

舊作版作源求無勝乱上何可勝也

之是以明君審知勝任之臣者也故曰主道得賢材遂百姓治治亂在主而已矣故曰主身者正德之本也官治者耳目之制也身立而民化德政而官治治官化民其要在上是故君子不求于民是以上及下之事謂之矯下及上之事謂之勝為上而矯悖也為下而勝逆也國家有悖逆反忤之行有土主民者失其紀也將與之惠厚不能供將殺之嚴威不能振嚴威不能振惠厚不能供聲實有間也有善者不留其賞故民不私其利有過者不宿其罰故民不疾其威威罰之制無踰于民則人歸親于上矣如天雨然澤

下尺生上尺是以官人不官事人不事獨立而無稽者人主之位也先王之在天下也民比之神明之德先王善牧之于民者也夫民別而聽之則愚合而聽之則聖雖有湯武之德復合于市人之言是以明君順人心安情性而發于衆心之所聚是以令出而不稽刑設而不用先王善與民爲一體與民爲一體則是以國守國以民守民也然則民不便爲非矣雖有明君百步之外聽而不聞閒之堵墻窺而不見也而名爲明君者君善用其臣臣善納其忠也（管仲君臣論）

心之在體君之位也九竅之有職官之分也心處其

君小人却嗜欲皆屏除之義

道九竅循理嗜欲充溢目不見色耳不聞聲故曰上離其道下失其事毋代馬走使盡其力毋代鳥飛使弊其羽翼毋先物動以觀其則動則失位靜乃自得道不遠而難極也與人並處而難得也虛其欲神將入舍掃除不潔神乃留處心術篇

以家為鄉鄉不可為也以鄉為國國不可為也以國為天下天下不可為也以家為家以鄉為鄉以國為國以天下為天下毋曰不同生遠者不聽毋曰不同鄉遠者不行毋曰不同國遠者不從如地如天何私何親如日如月唯君之節御民之轡在上之所貴道

民之門在上之所先召民之路在上之所好惡故君求之則臣得之君嗜之則臣食之君好之則臣服之君惡之則臣匿之毋蔽汝惡毋異汝度賢者將不汝助言室滿室言堂滿堂是謂賢王 天下不患無臣患無君以使之天下不患無財患無人以分之故知時者可立以爲長無私者可置以爲政審于時察于用而能備官者可奉以爲君也牧民篇

地者萬物之本原諸生之根菀也美惡賢不肖愚俊之所生也水者地之血氣如筋脈之通流者也故曰水具材也何以知其然也曰夫水淖弱以濟而好灑

人之惡仁也視之黑而白精也量之不可使概至滿而止正也唯無不流至平而止義也人皆赴高已獨赴下卑也卑也者道之室王者之氣也而水以為都居準也者五量之宗也素也者五色之質也淡也者五味之中也是以水者萬物之準也諸生之淡也違非得失之質也是以無不滿無不居也集于天地而藏于萬物產于金石集于諸生故曰水神集于草木根得其度華得其數實得其量鳥獸得之形體肥大羽毛豐茂文理明著萬物莫不盡其幾反其常者水之內度適也

水地篇

黃帝曰帝無常處也有處者乃無處也以言不行塞圜道也人之竅九一有所居則八虛八虛甚久則身斃故令者人主之所以爲命也賢不肖安危之所定也人之有形體四枝其能使之也爲其感而必知也感而不知則形體四枝不使矣人臣亦然號令不感則不得而使矣有之而不使不若無有主也者使非有者也舜禹湯武皆然先王之立高官也必使之方方則分定分定則下不相隱（呂覽圜道篇）

凡人主必審分然後治可以至姦僞邪辟之塗可以息惡氣苛疾無自至夫治身與治國一理之術也今

以種地者公作則遲有所匿其力也分地則速無所匿遲也主亦有地臣主同地則臣有所匿其邪矣主無所避其累矣凡爲善難任善易奚以知之人與驥俱走則人不勝驥矣居于車上而任驥則驥不勝人矣人主好治人官之事則是與驥俱走也必多所不及矣夫人主亦有居車無去車則衆善皆盡力竭能矣諂諛詖賊巧佞之人無所竄其姦矣堅窮廉直忠敦之士畢競勸騁鶩矣人主之車所以乘物也察乘物之理則四極可有不知乘物而自怙恃奪其智能多其教詔而好自以若此則百官恫擾少長相越萬

邪並起權威分移不可以卒不可以教此亡國之風也王良之所以使馬者約審之以控其轡而四馬莫敢不盡力今有人于此求牛則名馬求馬則名牛所求必不得矣而因用威怒有司必誹怨矣牛馬必擾亂矣百官衆有司也萬物群牛馬也不正其名不分其職而數用刑罰亂莫大焉夫說以智通而實以過悅譽以高賢而充以卑下贊以潔白而隨以汙德任以公法而處以貪枉用以勇敢而堙以罷怯此五者皆以牛為馬以馬為牛名不正也故名不正則人主憂勞勤苦而官職煩亂悖逆矣審分篇

洪範曰惟天陰騭下民陰之者所以發之也故曰不出于戶而知天下不窺于牖而知天道其出彌遠者其知彌少故傳聞之人強識之士闕矣事耳目深思慮之務敗矣堅白之察無厚之辯外矣不出者所以出之也不爲者所以爲之也此之謂以陽召陽以陰召陰東海之極水至而反夏熱之下化而爲寒故曰天無形而萬物以成至精無象而萬物以化大聖無事而千官盡能令之爲車者數官然後成夫國豈特爲車哉衆智衆能之所持也不可以一物一方安車也夫一能應萬無方而出之務者唯有道者能之魯

鄙人遺宋元王閉元王號令于國有巧者皆來解閉人莫之能解兒說之弟子請往解之乃能解其一不能解其一且曰非可解而我不能解也固不可解也問之魯鄙人鄙人曰然固不可解也我為之而知其不可解也今不為而知其不可解也是巧于我故如兒說之弟子者以不解解之也鄭大師文終日鼓瑟而興再拜其瑟前曰我效于子效于不窮也故若大師文者以其獸者先之所以中之也故思慮自心傷也智差自亡也奮能自殃其有處自狂也故至神逍遙倏忽而不見其容至聖變習移俗而莫知其所從

離世別群而無不同君民孤寡而不可障壅此則姦邪之情得而險陂讒慝諂諛巧佞之人無由入凡姦邪險陂之人必有因也何因哉因主之爲人主好以已爲則守職者舍職而阿主之爲矣阿主之爲有過則主無以責之則人主日侵而人臣日得是宜動者靜宜靜者動也尊之爲卑卑之爲尊從此生矣此國之所以衰而敵之所以攻之者也奚仲作車蒼頡作書后稷作稼皋陶作刑昆吾作陶夏鮌作城此六人者所作當矣然而非主道者故曰作者憂因者平惟彼君道得命之情故任天下而不強此之謂全人君守

篇

凡官者以治爲任以亂爲罪今亂而無責則亂愈長矣人主以好暴示能以好唱自奮人臣以不爭持位以聽從取容是君代有司爲有司也是臣得後隨以進其業君臣不定耳雖聞不可以聽目雖見不可以視心雖知不可以舉勢使之也凡耳之聞也藉于靜目之見也藉于昭心之知也藉于理君臣易操則上之三官者廢矣十里之間而耳不能聞帷墻之外而目不能見三畝之宮而心不能知其以東至開梧南撫多顆西服壽靡北懷儋耳若之何哉故君人者不

可不察此言也治亂安危存亡其道固無二也故至智棄智至仁忘仁至德不德無言無私靜以待時時至而應心暇者勝凡應之理清淨公素而正始卒焉此治紀無唱有和無先有隨古之王者其所爲少其所因多因者君術也爲者臣道也爲則擾矣因則靜矣孔子窮乎陳蔡之間藜羹不斟七日不嘗粒晝寢顏回索米得而爨之幾熟孔子望見顏回攫其甑中而食之選間食熟謁孔子而進食孔子佯爲不見之孔子起曰今者夢見先君食潔而後饋顏回對曰不可嚮者煤室入甑中棄食不祥回攫而飯之孔子歎

曰所信者目也而目猶不可信所恃者心也而心猶
不足恃弟子記之知人固不易矣故知非難也孔子
之所以知人難也任數篇
人主自智而愚人自巧而拙人若此則愚拙者請矣
巧智者詔矣詔多則請者愈多矣請者愈多且無不
請也主雖巧智未無不知也以未無不知應無不請
其道固窮為人主而數窮於其下將何以君人乎窮
而不知其窮其患又將反以自多是之謂重塞之主
無存國矣人主之患必在任人而不能用之用之而
與不知者議之也絕江者託於船致遠者託於驥霸

王者託于賢伊尹呂尚管夷吾百里奚此霸王者之船檝也釋父兄與子弟非疏之也任庖人釣者與仇人僕虜非阿之也持社稷立功名之道不得不然也猶大匠之爲宮室也量小大而知材木矣訾功丈而知人數矣故小臣呂尚聽而天下知殷周之王也管夷吾百里奚聽而天下知齊秦之霸也豈特驥遠哉夫成王霸者固有人亡國者亦有人桀用羊辛紂用惡來宋用駅唐齊用蘇秦而天下亡非其人而欲有功譬之若夏至之日而欲夜之長也射魚指天而欲發之當也舜禹猶若困而況俗主乎知度篇

先王用非其有如已有之通乎君道者也夫君也者處虛素服而無智故能使衆智也智反無能故能使衆能也能執無爲故能使衆爲也無智無能無爲此君之所執也人主之所惑者則不然以其智強智以其能強能以其爲強爲此處人臣之職也處人臣之職而欲無壅塞雖舜不能爲武王之佐五人武王之于五人者之事無能也然而世皆曰取天下者武王也故武王取非其有如已有之通乎君道也通乎君道則能令智者謀矣能令勇者怒矣能令辯者語矣夫馬者伯樂相之造父御之賢主乘之一日千里無

御相之勞而有其功則知所乘矣今召客者酒酣歌
舞鼓瑟吹竽明日不拜樂已者而拜主人主人使之
也湯武一日而盡有夏商之民盡有夏商之地盡有
夏商之財以其民安而天下莫敢之危以其地封而
天下莫敢不說以其財賞而天下皆競無費乎鄗與
岐周而天下稱大仁稱大義通乎用非其有白公勝
得荊國不能以其府庫分人七日石乞曰患至矣不
能分人則焚之毋令人以害我白公又不能九日葉
公入乃發太府之貨予衆出高庫之兵以賦民因攻
之十有九日而白公死國非其有也而欲有之可謂

至貪矣不能爲人又不能自爲可謂至愚矣譬白公之嗇若梟之愛其子也衛靈公天寒鑿池宛春諫曰天寒起役恐傷民公曰天寒乎宛春曰公衣狐裘坐熊席陬隅有竈是以不寒今民衣弊不補履決不組君則不寒矣民則寒矣公曰善令罷役左右以諫曰君鑿池不知天之寒也而春也知之以春之知之也而令罷之福將歸于春也而怨將歸于君公曰不然夫春也魯國之匹夫也而我舉之夫民未有見焉今將令民以此見之曰春也有善于寡人有也春之善非寡人之善歟靈公之論宛春可謂知君道矣君者

周無任而以職受任工拙下也賞罰法也君奚事哉若是則受賞者無德而抵誅者無怨矣人自反而已此治之至也分職篇

紂聖天子之後也有天下而宜然苟背道棄義釋敬慎而行驕肆則天下之人其離之若崩其背之也不約而若期夫爲人主者誠奈何而不慎哉紂將與武王戰紂陳其卒左臆右臆鼓之不進皆還其刃顧以鄉紂也紂走還于寢廟之上身鬭而死左右弗肯助也紂之官衛與紂之軀棄之玉門之外民之觀者皆進蹴之蹈其腹蹷其腎踐其肺履其肝周武王乃使

人帷而守之民之觀者揅帷而入提擲之者猶未肯止可悲也夫執爲民主直與民爲讐殃忿若此夫民尙踐蹂其軀而況有其民政教乎羞甚臣竊聞之口善不可謂小而無益不善不可謂小而無傷夫牛之爲胎也細告鼷鼠紂損天下自象著始故小惡大惡一類也過敗雖小皆紂之罪也周諺曰前車覆而後車戒今前車已覆矣而後車不知戒不可不察也梁嘗有疑獄半以爲當罪半以爲不當罪雖梁王亦疑梁王曰陶之朱叟以布衣而富侔國是必有奇智乃召朱公而問之曰梁有疑獄吏半以爲當罪半以爲

不當罪雖寡人亦疑爲吾决是奈何朱公曰臣鄙人也不知當獄然臣家有二白璧其色相如也其劲相如也其澤相如也然其價也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王曰劲與色澤皆相如也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何也朱公曰側而視之其一者厚倍之是以千金王曰善故獄疑則從去賞疑則從予梁國大說以臣誼竊觀之墻薄則亟壞繒薄則亟裂器薄則亟毁酒薄則亟酸夫薄而可以曠日持久者殆未有也故有國畜民施政教者臣竊以爲厚之而可耳故材性乃上主也賢人必合而不肖人必離國家必治無可憂者也

若材性下主也邪人必合賢正必遠坐而須亡耳又不可勝憂矣故其可憂者唯中主爾又似練絲染之藍則青染之緇則黑無善佐則亡此其不可不憂者耳詩曰芃芃棫樸薪之槱之濟濟辟王左右趨之此言左右日以善趨也故臣竊以為練左右急也賈誼連語

夫疾呼不過聞百步志之所在踰于千里冬日之陽夏日之陰萬物歸之而莫使之然後至精之象弗招而自來不麾而自往窈窈冥冥不知為之者誰而功自成智者弗能誦辯者弗能形昔孫叔敖恬臥而郢人無所害其鋒市南宜遼弄丸而兩家之難無所關

其辭鞅鞈鐵鎧瞋目扼掔其于以御兵刃懸矣券契束帛刑罰斧鉞其于以解難薄矣待目而照見待言而使令其于為治難矣蘧伯玉為相子貢往觀之曰何以治國曰以弗治治之簡子欲伐衛使史黯往覿焉還報曰蘧伯玉為相未可以加兵固塞險阻何足以致之故皐陶瘖而為大理天下無虐刑有貴于言者也師曠瞽而為太宰晉無亂政有貴于見者也

君人者其猶射者乎于此毫末于彼尋丈矣故慎所以感之也夫榮啓期一彈而孔子三日樂感于和鄒忌一徽而威王終夕悲感于憂動諸琴瑟形諸音聲

而能使人爲之哀樂懸法設賞而不能移風易俗者其誠心弗施也甯戚商歌車下桓公喟然而寤夫至精入人深矣故曰樂聽其音則知其俗見其俗則知其化孔子學鼓琴于師襄而諭文王之志見微以知明矣延陵季子聽魯樂而知殷夏之風論近以識遠也作之上古施及千歲而文不滅況于竝世化民乎湯之時七年旱以身禱于桑林之際而四海之雲奏千里之雨至抱質効誠感動天地神諭方外令行禁止豈足爲哉　夫舟浮于水車轉于陸此勢之自然也木擊折轊水戾破舟不怨木水而罪巧拙者知故

不載焉是故道有智則惑德有心則險心有目則眩由此觀之則人知之與物也淺矣而欲以徧照海內存萬方不因道之數而專己之能則其窮不達矣故智不足以治天下也桀之力制觡伸鉤索鐵歙金椎移大犧水殺黿鼉陸捕熊羆然湯革車三百乘困之鳴條擒之焦門由此觀之勇力不足以持天下矣夫責少者易償職寡者易守任輕者易權上操約省之分下効易爲之功是以君臣彌久而不相猒清淨無爲則天與之時廉儉守節則地生之財處愚稱德則聖人爲之謀是故下者萬物歸之虛者天下遺之夫

人主之聽治也清明而不闇虛心而弱志是故羣臣輻湊並進無愚智賢不肖莫不盡其能于是乃始陳其禮建以爲基是乘衆勢以爲車御衆智以爲馬雖幽野險塗則無由惑矣聾者可令嗺筋而不可使有聞也瘖者可使守圉而不可使言也形有所不周而能有所不容也是故有一形者處一位有一能者服一事力勝其任則舉之者不重也能稱其事則爲之者不難也毋小大脩短各得其宜則天下一齊無以相遇也聖人兼而用之故無棄才楚莊王傷文無畏之死于宋也奮袂而起衣冠相連于道遂成軍宋城

之下權柄重也楚文王好服獬冠楚國效之趙武靈王貝帶鵕鸃而朝趙國化之使在匹夫布衣雖冠獬冠帶貝帶鵕鸃而朝則不免爲人笑也夫民之好善樂正不待禁誅而自中法度者萬無一也下必行之令從之者利逆之者凶日陰未移而海內莫不被繩矣故握劍鋒以離北宮子司馬蒯蕢不使應敵操其觚招其末則庸人能以制勝今使烏獲藉蕃從後牽牛尾尾絕而不從者逆也若指之桑條以貫其鼻則五尺童子牽而周四海者順也夫七尺之橈而制船之左右者以水爲資天子發號令行禁止以衆爲勢

也夫防民之所害開民之所利威行也若發堿决塘故循流而下易以至背風而馳易以遠桓公立政去食肉之獸食粟之鳥係罝之網三舉而百姓說紂殺王子比干而骨肉怨斮卓朝涉者之脛而萬民叛再舉而天下失矣故義者非能徧利天下之民也利一人而天下從風暴者非盡害海內之衆也害一人而天下離叛夫聖人之于善也無小而不舉其于過也無微而不改堯舜禹湯文武皆坦然天下而南面焉當此之時鼛羔鼓而食奏雍而徹已飯而祭竈行不用巫祝鬼神弗敢祟山川弗敢禍可謂至貴矣然而

不對而對要人知此

戰戰慄慄日愼一日由此觀之則聖人之心小矣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其斯之謂歟武王伐紂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朝成湯之廟解箕子之囚使各處其宅田其田無故無新惟賢是親用非其有使非其人晏然若故有之由此觀之則聖人之志大也文王周觀得失徧覽是非堯舜所以昌桀紂所以亡者皆著于明堂于是略智博問以應無方由此觀之則聖人之智圓矣成康繼文武之業守明堂之制觀存亡之迹見成敗之變非道不言非義不行言不苟出行不

苟爲擇善而後從事焉由此觀之則聖人之行方矣孔子之通智過于萇弘勇服于孟賁足躡郊菟力招城關能亦多矣然而勇力不聞伎巧不知專行教道以成素王事亦鮮矣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亡國五十二弒君三十六采善鉏醜以成王道論亦博矣然而圍于匡顏色不變絃歌不輟臨死亡之地犯患難之危據義行理而志不懾分亦明矣然爲魯司寇聽獄必爲斷作爲春秋不道鬼神不敢專已夫聖人之智固已多矣其所守者約故舉而必榮愚人之智固已少矣其所事者多故動而必窮矣吳起張儀智不若

孔墨而爭萬乘之君此其所以車裂支解也夫以正教化者易而必成以邪巧世者難而必敗凡將設行立趣于天下捨其易成者而從事難而必敗者愚惑之所致也凡此六反者不可不察也晉平公問于師曠曰人君之道何如對曰人君之道清淨無爲務在博愛趨在任賢廣開耳目以察萬方不固溺于流俗不拘繫于左右廓然遠見踔然獨立屢省考績以臨臣下此人君之操也平公曰善劉安主術訓

伏願陛下禮命老成賢儒不必勞以職事俾日親便座講論道義以輔養聖德又擇天下賢俊使得陪侍

法從朝夕延見開陳善道講磨治體以廣聞聽如是則聖智益明王猷允塞矣今四海靡靡日入偷薄未俗嘵嘵無復廉耻蓋亦朝廷尊德樂道之風未孚而篤誠忠厚之教尚鬱也（程顥論君道疏）

絲毫之僞一萌之心如人有病先見于脉如人飲酒先其于色聲色動于幾微之間而猜阻行于千里之外嫌者爲敵弱者爲怨四海之內如盜賊之憎主人鳥獸之畏弋獵則人主孤立而危亡至矣書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此言威福不可移于臣下也欲威福不移于臣下則莫若捨己而從衆衆之所是我則爲

之衆之所非我則去之夫衆未有不公而人君者天下公議之主也如此則威福將安歸乎今之說者則不然曰人主不可以不作威福于是違衆而用己己之耳目終不能徧天下要必資之于人愛憎喜怒各行其私而浸潤膚受之說行矣然後從而賞罰之雖名爲人主之威福而其實左右之私意也姦人竊吾威福而責之于外則權與人主侔矣蘇軾論道德疏

終